



# 窒息

C-H-O-K-E

Chuck Palahniuk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 著

高美 /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Chuck Palahniuk  
〔美国〕恰克·帕拉尼克 / 著

高美 /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窒息 / (美) 帕拉尼克著; 高美译. —北京: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4.7

(恰克·帕拉尼克作品系列)

ISBN 978-7-5502-3305-8

I. ①窒… II. ①帕… ②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58569号

### 窒 息

作 者: [美国] 恰克·帕拉尼克

译 者: 高 美

责任编辑: 孙志文

特约编辑: 王秀莉

封面设计: 周延辉

版式设计: 姚建坤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09千字 960毫米×640毫米 1/16 印张17.25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305-8

定价: 36.80元

---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4243832

献给兰普  
永远

## 第 1 章

如果你正打算读这本书，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因为没读几页，你就不想再活下去了。所以，别理这本书，走吧！  
趁你还完完整整，趁你还活蹦乱跳，走吧！

救救你自己吧！

电视上一定有比本书更好看的节目。或者，既然你有这闲工夫，不如去上个夜校，当个医生。你可以做点儿别的什么事情，比如犒赏自己一顿大餐，比如染染头发。

时间宝贵，分分秒秒我们都在变老，何必把时间浪费在本书上？

本书一开始可能会把你惹毛。而之后，情况只会更糟。

你在这里读到的，是一个笨蛋男孩真实的操蛋人生。这个笨蛋，是你永远都不曾希望遇到的那种无名小辈。想象这个笨蛋的样子吧，他有半个成年人那么高，脑袋上稀拉拉几根黄毛，偏分梳到一边。学校照相时，他一脸傻笑，正好能看到他少了几颗乳牙，第一颗恒牙刚歪歪扭扭地挤出来。他穿着一件蓝黄条纹的外套，傻里傻气的，那外套是他收到的生日礼物，也曾经是他的最爱。虽然年纪小，但他总是

啃着自己的指甲，一副白痴的样子！这个笨蛋最爱穿的鞋子是凯兹，最爱吃的食物，是他妈的玉米热狗。

试想一下，晚饭后，这个笨蛋小男孩和他妈妈，开着偷来的校车在街上晃荡，安全带都没有系。只是，一辆警车停在他们的汽车旅馆前，于是，他妈以六七十英里的时速，飞快地开了过去。

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笨蛋滑头的故事。过去的他，无疑是最蠢的滑头，最讨人厌的爱哭鬼。

这个小讨厌鬼。

他妈说：“我们得快点儿了。”然后他们驶到一条上山的羊肠小路上，汽车后轮在冰上滑来滑去，左摇右晃。透过大车前灯的灯光，雪像是变成了蓝色，从路边一直延伸到远处黑漆漆的森林中。

这一切都是因他而起，拜他所赐。这个小可怜。

妈妈把车停在了一处崖底附近，车灯映照下，对面的岩石白花花的。“我们最远就到这里了。”妈妈说道。天寒地冻，妈妈刚一开口说话，车里立刻升起了团团水汽，如同大朵大朵的白云，看得出妈妈的肺活量够大的。

妈妈拉下手刹，对他说：“你可以出去了，不过把外套留在车里。”

这个笨小子愣愣地站到了校车前面。这个小叛徒，就站在那里望着车灯，把身体交由妈妈摆布，看着她从他头上，把他最爱的外套扒下来。这个懦弱的小告密者就那样光着上身，站在雪地里。汽车发动机响起来，轰隆声在悬崖间回荡，妈妈消失在他身后某处寒冷的暗夜中。车灯发出的光，让他目不能视；汽车的噪声，盖过了树木被风刮得呼呼作响的声音。天太冷了，他有些喘不上气，呼吸紧促，比平常快了一倍。

他没有跑，他什么都没做。

在他身后，他妈喊道：“现在做什么都成，就是别转过身来。”

妈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在古希腊，有一个陶艺家，他有一个漂

亮的女儿……

每次出狱之后她就会回来认领他，他们每晚都住在不同的汽车旅馆里。他们每顿饭都吃快餐，每天都开车闲逛，整整一天。今天午饭的时候，小男孩想吃热狗。因为热狗太烫，他几乎一口吞下，结果一下子就噎住了。他不能呼吸，也不能说话，直到他妈从桌子那边过来。

妈妈的两个胳膊从后面抱住了他，把他举起来，然后叫道：“吸气！呼气！该死！”

之后，他哭了起来，整个餐厅里的人都向他凑过来。

在那一刻，好像整个世界都开始关心起他。所有人都拥抱他，抚摸着他的头发。每个人都问他是不是没事了。

那一刻就像是永恒。你必须拿命去冒险，才能得到爱。你必须径直走到死亡边缘，才有可能得到拯救。

“好了，”妈妈一边擦嘴一边说，“现在我又给了你一条命。”

但不一会儿，餐厅服务员就从一个破奶盒上的照片中认出了他，于是妈妈赶紧带他逃了。他们开着偷来的校车，以七十英里的时速飞奔回自己的汽车旅馆。

回去的路上，他们下了高速公路，买了一罐黑色喷漆。

即使这样飞奔乱窜，但在漆黑的暗夜中，他们依然无处可归。

现在妈妈在他身后。他听着妈妈不停摇晃着那罐喷漆，里面的弹珠叮当作响。妈妈嘴里嘟嘟囔囔地讲着那个漂亮的希腊女孩爱上了一个年轻的男子。

“但是这个年轻人是外国人，他就要回国了。”

刺的一声，小孩闻到了喷漆的味道。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也变了，闷声闷气的，转得比之前更快更大声了，汽车轮胎轻轻晃动着。

所以这是希腊女孩和情人共处的最后一晚了，妈妈继续说道，女孩买了一盏灯，点亮它，墙上映出了情人的身影。

喷漆的刺刺声响了又停，停了又起，时而短时而长。

于是女孩细细勾勒着情人的身影，好让自己永远记住情人的样子，记住这一刻，记住他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刻。

我们的这个爱哭鬼，只是直直地看着汽车的大灯。其实他早就哭了，眼里含着泪水，每当闭上眼睛，眼前还留着大灯的灯光，一片红，从眼角一直延伸到他全身的血肉中。

于是第二天，女孩的情人走了，但是他的影子依然留在那里。

小孩瞥了一眼妈妈，她正在岩石上，用喷漆描绘着他的影子。小孩站得太远了，影子比妈妈还高了一头。他细瘦的小胳膊看起来壮多了，粗壮的小短腿给拉长了，瘦削的肩膀也变宽了。

然后妈妈叫道：“别看我！也别动！要不然我的辛苦都白费了！”

于是这个呆笨的小告密者又转过身去，盯着大灯看起来。

喷漆的刺刺声继续，妈妈也继续嘟囔着。她说，在希腊人之前，根本没有什么艺术可言。女孩描绘着情人的身影，希腊人就这样发明了绘画。她说，女孩爸爸看着墙上的影子，又用陶土捏出了年轻人的样子，雕塑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

妈妈正儿八经地告诉他：“艺术从来都不是从快乐中产生的。”

象征由此而生。

男孩站在那里，瑟瑟发抖，但仍尽力站稳。妈妈继续画着，告诉那个她画出的身影：有一天，它会教会人们所有她教给它的东西；有一天，它会成为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它会给人们带去快乐，或者是比快乐更好的事情——和平。

它会得到世人的尊重。

有一天。

大家都知道，复活节兔子、圣诞老人、牙仙、圣克里斯托弗都是假的。牛顿力学都提出几百年了，尼尔斯·玻尔的原子论也早就产生了，已



经这个时代了，可是，这个笨蛋，这个笨孩子，却依然相信妈妈说的话。

妈妈对着影子说道，有一天，当他长大以后，他会回到这里来，他会发现他长得和妈妈今晚给他画的一模一样。

小孩儿没穿上衣，两条小胳膊抖个不停。

于是妈妈喊着：“该死，控制点儿！站直了，要不然你就把我的画全毁了。”

小孩想让自己暖和点儿，可是那大灯的光不管有多亮，却没有一点儿温暖。

“我得画一个清晰的轮廓，”妈妈说，“如果你晃来晃去的，最后就都模糊不清了。”

直到多年之后，这个愚蠢的小笨蛋，拼尽全力考入了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直到他二十四岁就读医学院二年级时，成为病床上妈妈的监护人；直到那时，他才开始渐渐明白，努力变得强壮变得聪明变得富有，都只不过是人生故事的前半场而已。

现在小男孩的耳朵都冻疼了。他头晕目眩，大口喘着粗气，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乳头冻成了两个通红的硬疙瘩。小男孩突然告诉自己，真的，这是我罪有应得。

妈妈又喊起来：“至少你也要站直啊！”

男孩挺直了胸膛，想象前面的车灯，就是一个行刑队。他应该得肺炎，他应该得肺结核。

他应该得低温症。

他应该得伤寒。

然后妈妈说道：“过了今晚，我就不会在你旁边唠叨了。”

发动机停了下来，冒出一阵蓝烟。

妈妈说：“所以你站直点儿，别让我去揍你屁股。”

但其实，这个小乡巴佬就欠一顿揍。他完全是罪有应得。他那么傻，

人家一骗他就信。他真的以为未来会越来越美好。他以为，只要工作够努力，只要学习够努力，只要跑得够快，一切都会变好的，人生总会有所成就的。

大风呼啸，雪粒从树上掉落下来，砸到他的耳朵上，他的脸上，生疼生疼的。鞋带间融化的雪越来越多了。

“等会儿你会看到，”妈妈说，“你受的这点儿小罪是值得的。”

这个故事他以后会讲给他的儿子听的。以后，某天。

妈妈告诉他，那个希腊女孩，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情人。

可是小男孩太笨了，他怎么也不能理解，怎么一幅画、一件雕塑或者一个故事，就能代替你爱的人。

妈妈接着说：“你有那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

这话很难让人相信，但这可是个又懒又笨、傻得可笑的小男孩，他这样瑟瑟发抖地站在寒风中盯着车灯耀眼的光，还以为未来会是一片光明。你能想象出这样的一个人吗？他一直懵懵懂懂地长大，都不知道希望总会随着成长而被人丢弃，还总怀着不切实际的期望，认为自己总会做出点儿什么永恒的光辉业绩。

想想这些事情都让人觉得傻，而他竟然傻了吧唧地活了这么久，还真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再强调一次，如果你正打算读这本书，请放弃吧。

本书的主角绝不是那种勇敢善良乐于奉献的人，他是你绝不会爱上的那种人。

所以你要知道，你将读到的，完全是一个“瘾君子”的无情故事。大多数的“康复项目十二步”<sup>①</sup>中，第四步都是让你回想反省一下自己过去的人生。人生中每一个堕落找抽的时刻，你都要拿本子记下来。

---

<sup>①</sup> 一个通过一套规定指导原则的行为课程来治疗上瘾、强迫症和其他行为习惯问题的项目。

记下所有你做过的错事。这样，所有的罪责就完全都在你的笔尖下了。然后你要全部改正这些错误。这对治疗酗酒、吸毒、暴饮暴食，乃至性成瘾，都一样有效。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回看并检讨自己生命中最坏的那一段时光。

因为据说，任何忘记过去的人，都会注定重复走过的弯路。

所以如果你真打算读本书，说实话，它真的不关你事。

那个笨蛋男孩，那个寒冷冬夜，所有这些，是做爱时想起来就能让你不举的蠢事，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

就是这个虚弱的小笨蛋，他的妈妈对他说：“你再坚持一会儿，再站直点儿，一切都会好的！”

哈哈！

他妈还对他说：“总有一天，所有这一切都会让你觉得值得的，我保证。”

而这个小家伙，这个傻得不能再傻的小笨蛋，他就一直那么光着上身，战栗地站在雪地里，竟然还真的相信有人能够向他保证这么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幻想这本书能够拯救你……

如果你幻想任何能拯救你的东西……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警告。

## 第 2 章

我抵达教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凄风冷雨。妮可正在外面，抱着双臂等人来给她开小门。

“帮我拿着这些。”她边说边递给我一把丝质的什么东西，暖暖的。

“拿几个小时就行，”她说，“我没有口袋。”妮可穿着一件仿麂皮的橘色外套，外套上有个橙黄的毛领子。外套下面露出印花裙子，光着大腿，没有穿连裤袜。脚穿一双黑色的细高跟鞋，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她拾级而上，走到门前。

她递给我的东西，热乎乎的，潮乎乎的。

是她的内裤。她向我一笑。

透过玻璃门，能看到一个女工正在里面拖地。妮可敲了敲玻璃，然后指了指自己的手表。女工把拖把放进一个水桶，又举起来，挤了挤水。她把拖把斜放在门旁，从工作服的口袋里摸出一串钥匙。一边开门，她一边对着我们大喊。

“你们这些人今晚在 234 房间！”她说道，“主日学校教室！”

现在，停车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人们走上台阶，相互打着招呼，

我赶紧把妮可的内裤藏进我的口袋里。在我身后，人们三步并作两步，趁着门还没关跑上来。不管你信不信，这里的每个人你都认识。

因为这些人，都是传奇人物。这里的每个人，每个男人，每个女人，你都听说过很多年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一家业内领先的真空吸尘器公司对吸尘器的设计做了一点儿改进。他们在吸尘器上加了一个旋转螺旋桨，在离吸尘器真空软管头上几英寸远的地方装了一个锋利的刀片。这样，吸尘器吸进的空气会转动刀片，什么细绳、线头、宠物毛，就都能被刀片割断，不会堵塞在软管里了。

至少计划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后来，这群人中的好多男人都跑向了医院的急救室，因为他们的老二被割伤了。

至少传说是这样。

还有一个流传已久的城市传奇，是说一个漂亮的家庭主妇要过生日了，她的亲朋好友都在生日当晚藏在她家，想给她一个惊喜。等亲友们大喊一声“生日快乐”的时候，却发现她躺在沙发上，家里的小狗正在她两腿之间，舔着上面的花生酱……

这个，可是真人真事。

还有一个传奇的女人。她在男人开车时，伸过头去和他风流快活。只是这男人没控制好车，刹车太猛，结果女人把他的老二咬成了两截。这两个人我全都认识。

这些男男女女，都在这里。

急救室里的金刚钻就是给这些人预备的，好给香槟酒瓶或者汽水瓶的瓶底打孔，解救他们塞在瓶子里拔不出来的老二。

这些人晚上来的时候通常都一瘸一拐的，他们会说他们被绊了一下，然后摔到了西葫芦上，撞到了灯管，碰到了芭比娃娃，踩到了台

球或者是挣扎的沙鼠。

他们通常说的东西还有台球杆。

还有泰迪熊、小仓鼠。

他们洗澡时滑倒了，正正好好就摔到了洗发水瓶上。他们还经常挨陌生人的殴打或者群殴；他们经常被各种东西袭击，比如蜡烛，比如棒球，比如煮熟的鸡蛋，比如手电筒，比如需要现在移除的螺丝刀。他们的老二还经常会卡在按摩浴缸的进水口里。

到 234 房间的半路上，妮可把我拉到了墙边。等人们都从我们身边走过之后，她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过去。”

其他人都往主日学校房间走去，妮可在后面微笑。她把手指在耳边转来转去——表示疯狂的手势语——然后说：“失败者们。”她拉着我往反方向走去，那里有一个标牌，写着“女厕所”。

234 房间的人群中有一个假冒的卫生官员，他说应该检查一下十四岁女孩的阴道长什么样子。

里面还有一个啦啦队长，她胃胀去查，结果医生发现里面竟然有一磅精子！这个人叫罗安。

还有一个人，在电影院里用自己的老二去戳爆米花瓶子的瓶底，你可以叫他史蒂夫。今晚他坐在一张满是油渍的桌子旁边，把屁股塞进了一张主日学校的儿童塑料椅里。

这些人，在你看来，都是大笑话。你尽情笑话他们吧，直到笑掉你该死的大脑袋！

他们是性强迫症患者。

这些人，在你看来，都是城市里的传说而已，但是，他们也是人。他们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模样，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庭。他们还有大学文凭，以及被逮捕的记录。

到了女厕所，妮可立刻把我推倒在冰凉的瓷砖上。她跨上我的屁股，

扯下我的裤子，另一只手环着我的脖子，转过我的头，我们开始亲吻，舌头相互纠缠。她的拇指玩弄着我的小弟弟。她把我的牛仔裤褪到了屁股那里，自己则屈膝举起裙边，闭着眼睛，头微微后仰。她把阴部重重地压在我的耻骨上，对着我的脖子说了点儿什么。

我说：“天啊，你太美了。”

然后妮可坐了起来，看着我说：“你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我说，“没什么意思。别介意。”

瓷砖有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屁股下面沙沙的。顺着墙面往上看，能看到一个隔音天花板和布满灰尘的通气孔。锈迹斑斑的铁盒子装着用过的卫生巾，散发出一股血腥味。

“你的释放单，”我打个响指说，“你带了吗？”

妮可屁股抬起来一点儿，然后又坐下。她的头仍然向后仰着，闭着眼睛，在裙子领口那里摸来摸去，终于掏出一张折得四四方方的蓝纸，丢到我的胸膛上。

“乖女孩。”我说道，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

妮可每次都把屁股抬得更高一点儿，然后狠狠坐在我身上。她的屁股前前后后地磨来磨去。她把双手放在我的大腿上，自己站起来，然后又坐下。

“快去周游世界，”我说，“快去周游世界吧，妮可。”

她半睁开眼睛，看着下面的我。我转动着钢笔，就像搅拌一杯咖啡那样。即使隔着衣服，我也能感到瓷砖的缝隙硌着我的背。

“周游世界吧，现在，”我说道，“为了我，亲爱的。”

妮可又闭上眼睛，双手把裙子拉到腰间。她整个人坐在我的腰上，一只脚在我的肚子上摩挲，另一只脚晃来晃去。她还是在我上面，但是背对着我。

“好。”我说道，然后打开了这张蓝纸。我把纸平整地铺在她的后

背上，在纸最下面，证明人那一个空栏里，签上了我的名字。隔着裙子，我能摸到她胸罩后面的松紧带，上面有五六个内衣钩，还能从她厚厚的肌肉中摸到她的肋骨。

现在，在 234 房间里，还有曼迪，她是你最好朋友的表哥的女朋友。她吃了一个斑螫后，重重地撞在了福特平托的变速挡上，差点儿丢了命。

这个房间里，还有一个偷偷穿着白大褂溜进医务室，给人家做骨盆检查的人。

还有一个人，经常躺在自己汽车旅馆的房间里，裸着全身，阴茎勃起，装睡等着收拾屋子的女工进屋。

所有那些你传言中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都在这里。

那个被自动挤乳机搞残的男人，叫霍华德。

那个裸挂在浴帘杆上，差点儿因窒息性自慰而没命的女人，叫保拉，是个性爱狂。

你好，保拉。

让我看看你在地铁上翘起的蛋蛋，你这个露阴狂。

这里还有那些往女厕所马桶里装微型相机的男人们。

还有那个在自动取款机前，拿自己的存款信封擦自己精液的男人。

所有的偷窥狂，所有的慕男狂，所有的老色鬼，所有的厕所潜伏狂，手淫狂。

所有你妈妈曾警告你离得远远的性变态们。所有那些令人恐怖的故事。

我们全都在这里，活着，但是并不好。

性瘾患者们在这里进行他们的“康复项目十二步”。每晚，他们都会在某间教堂的密室里或者某个社区中心的会议室里集会。每晚都有，每个城市都有。他们甚至还有网上的虚拟会议。



我就是在一个性爱狂的聚会中，遇到了我最好的朋友，丹尼。丹尼每天必须手淫十五次，才能控制住自己的性冲动。他的拳头再也握不紧了，而且还担心用了那么多润滑的凡士林，会不会对他的身体有什么长远的危害。

他也考虑过用别的来代替凡士林，但是其他任何为柔软皮肤生产的東西，好像都适得其反。

丹尼和这些你认为恐怖、可笑或者可悲的男女们，他们在这里能够敞开心胸，畅所欲言，无拘无束。

这里有从监狱来的妓女和强奸犯，向他们那没有什么安全保障可言的监狱请了三个小时假，来到这里，身边挤满了热爱群交的女人，还有整天流连成人书店的男人们。妓女在这里遇到了嫖客，猥亵者遇到了被猥亵者。

妮可一屁股压在我的老二上，她伏在我身上不停地撞击着，两只手紧紧按着我的大腿，她胳膊越来越用力，我的大腿都变得麻木了。

“现在我们可算彼此了解了，”我说，“妮可，你会说你喜欢我吗？”

她转过肩膀看着我。“等你成了医生，你就可以随便开药方了，是吗？”

说得好像我还能回学校似的。千万别小瞧了医学文凭，它可有吸引别人跟你做爱的力量。我举起双手，张开放在她光滑的大腿下面。我觉得这样能支撑住她。她柔软冰冷的指头与我的手指缠绕在一起。

她的紧身衣袖紧紧缠着我的小弟弟，她都没有回头看我，就说道：“我的朋友和我打赌，赌你一定已经结婚了。”

我用手托着她白滑丰满的屁股。

“赌多少钱？”我问。

我告诉妮可，她的朋友没准儿是对的。

事实上，每一个由单亲妈妈带大的儿子，都像是生来已婚的。也